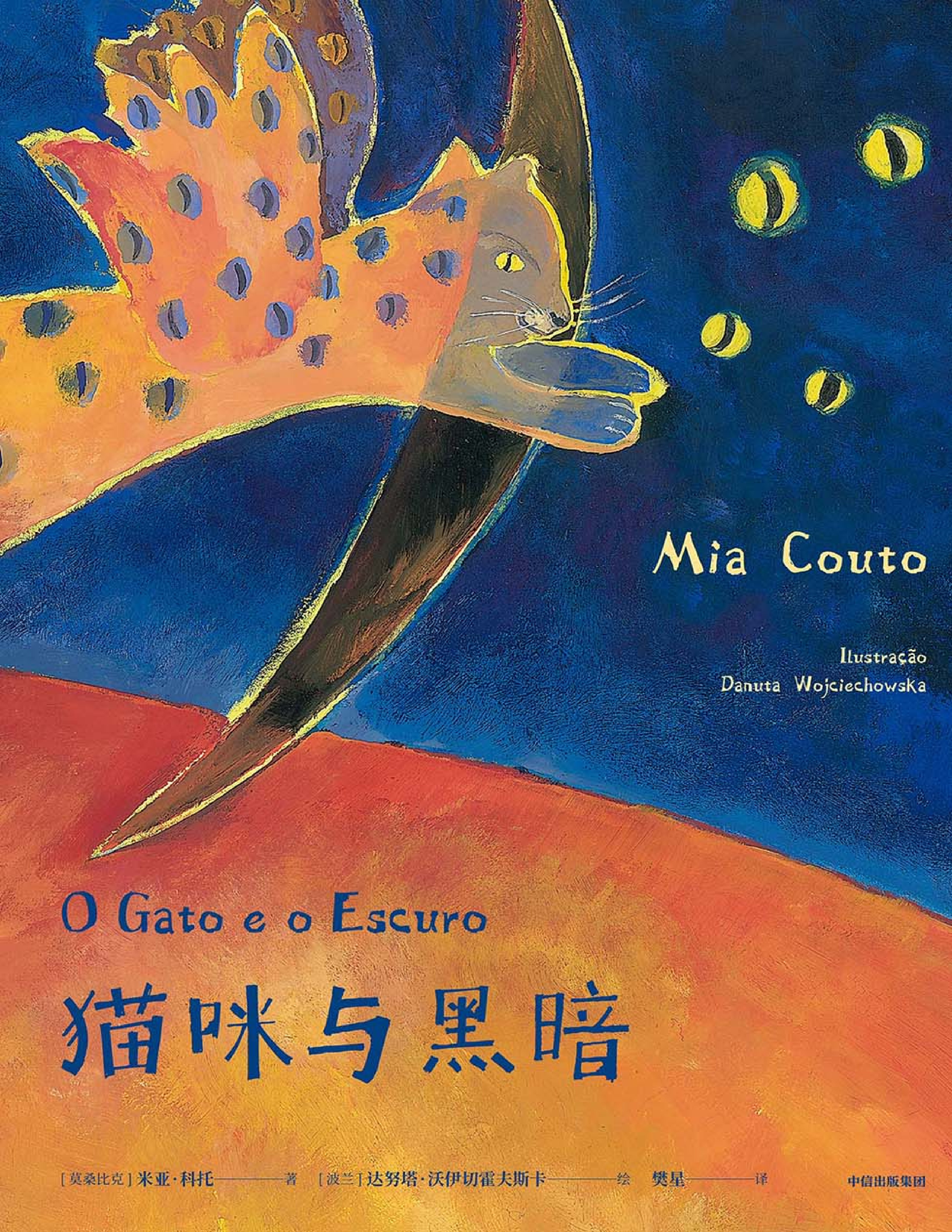


Mia Couto

Ilustração
Danuta Wojciechowska

O Gato e o Escuro

猫咪与黑暗

[莫桑比克] 米亚·科托——著　[波兰] 达努塔·沃伊切霍夫斯卡——绘　樊星——译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猫咪与黑暗

作者:[莫桑比克]米亚·科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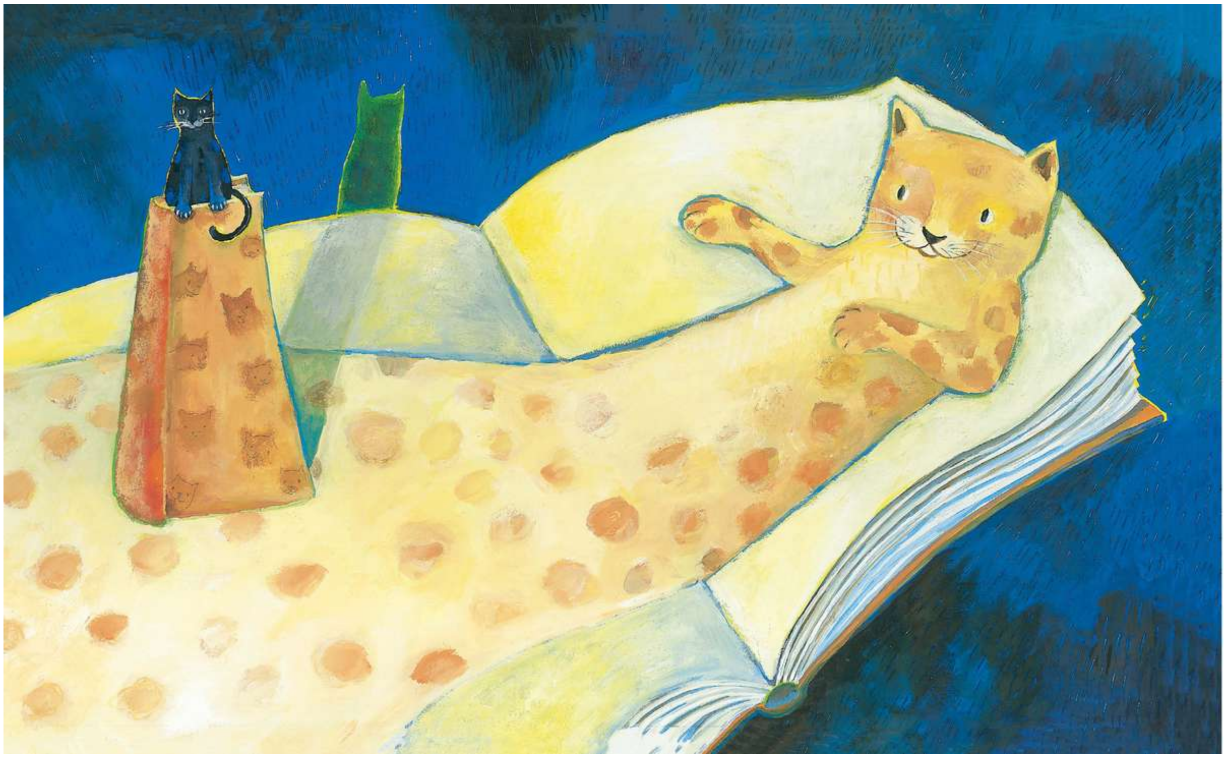
绘者:[波兰]达努塔·沃伊切霍夫斯卡

译者:樊星

ISBN:9787521710618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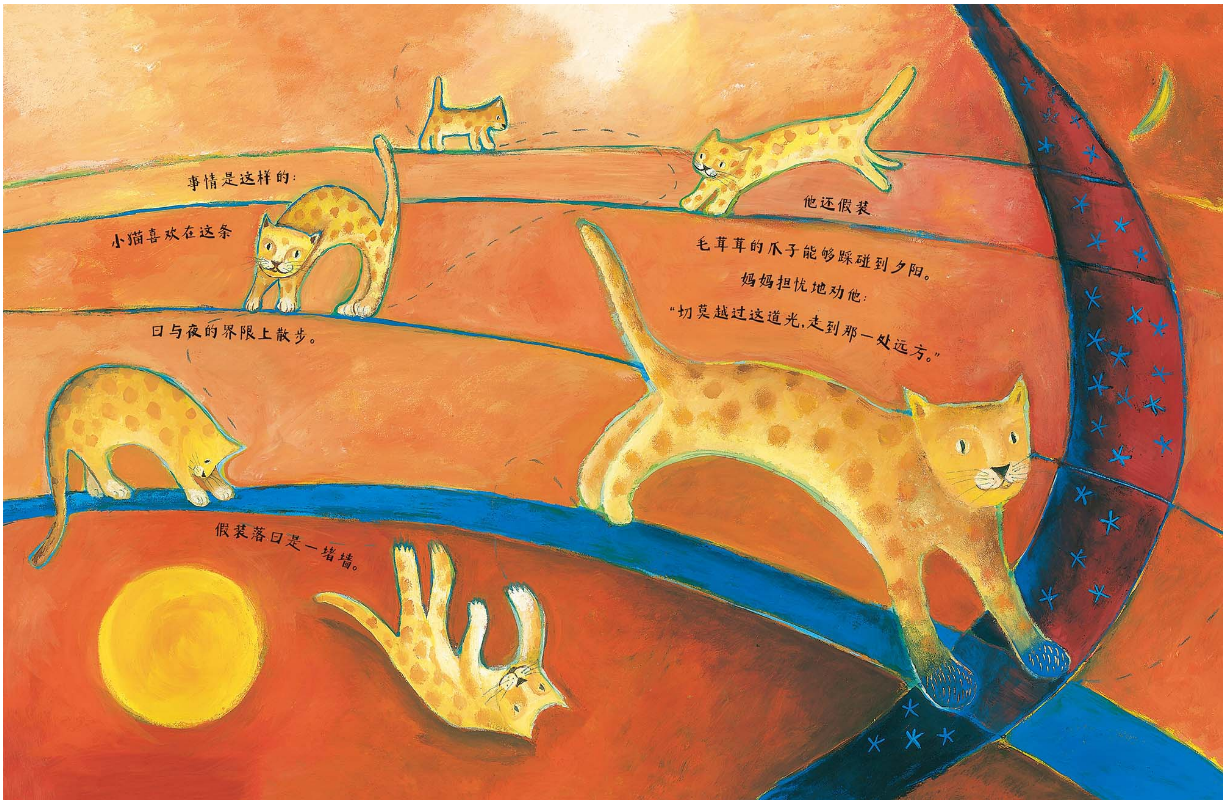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看啊，我的孩子，
看那只坐在故事上的
小黑猫。它并非一直
是这种颜色。

他妈妈说，他曾是黄色的，有着纹路和斑点。
斑点很多，以至于大家都叫他斑点猫。

据说，他之所以变成这般浑身漆黑的模样，是因为受到惊吓。
我接下来会讲，他身上的颜色是如何从明朗变成昏暗的。
这件事，我跟你们说，可一点也不明朗。



她所担忧的，便是她的孩子会穿过某一处落日。

孩子说“好”，点了点头。

但他只是假装顺从。

因为斑点猫来到日落处，偷看那里。

他与禁忌玩耍，眼睛闪烁，宛如萤火。

有一次，他鼓起勇气，

将一条腿迈了过去。

那边，夜晚正在酣睡，团成一团。

他获得了更多勇气，

每一次，都更深入一点。

直到他整整半个身子

都穿过边界，

超越极限。

当他从叛逆归来，

看到前爪，受到惊吓：

前爪变成了黑色，颜色比沥青还深。

他躲在一个角落，比穿山甲还要蜷缩。

他不愿这份黑暗被人当场撞见。

即便如此，第二天，他依然坚持重复这一乐趣。

他将整个身子都送到了光明之外。

在前进过程中，他的心怦怦直跳。

他害怕受到惩罚。闭上眼睛，皱着眉头，就这样走进深夜。

走啊，走啊，穿过漫漫长夜。

直到流入时间的另一条岸，

他才敢慢慢掀开眼帘。他看了看身上，

发现连自己都看不到了。发生了什么？他失明了吗？

为何世界会被一块黑布包裹？

源源不断的

伤感与抱怨。这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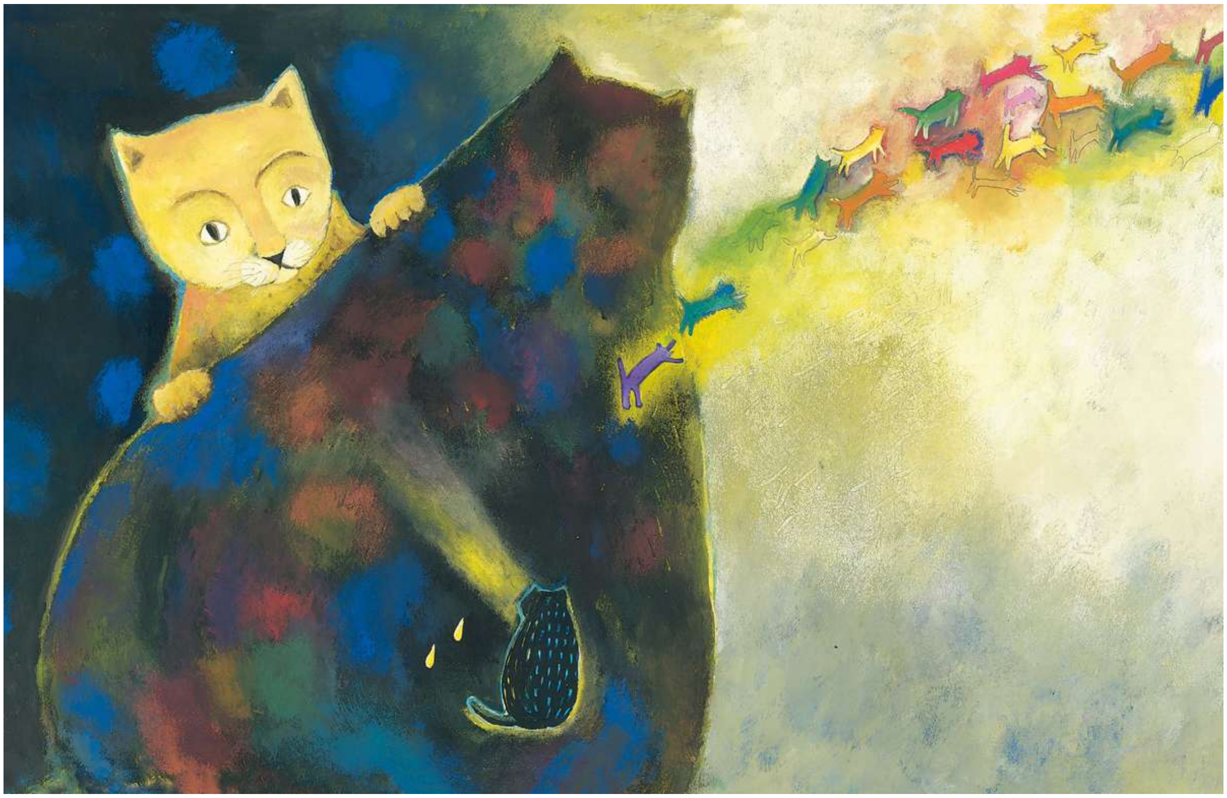
一只大猫靠了过来。她是

叛逆小猫的妈妈。斑点猫向后退去，

担心妈妈会惩罚他。但是妈妈正忙着安慰黑暗。

她对它说：“那我便准许，你的眼睛

变成绿色，像黄色一样的绿色。”



黑暗的眼睛开始变黄。在深沉的黑暗中，
能够看到两颗黄色的泪滴，就像硫磺。
黑暗仍在哭：
“我很丑。没有人喜欢我。”
“错了，你很美。同其他人一样。”
“那我为何没有出现在彩虹上？”
“你在我的彩虹上。”
“孩子们惧怕我。所有人都害怕黑暗。”
“孩子们不知道黑暗仅仅存在于我们心中。”
“猫太太，我不懂。”
“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黑暗。在这份黑暗中，

只居住着我们的创造物。你现在懂了吗？”

“猫太太，我不太明白。”

“不是你引起了恐惧，而是我们用恐惧填满了黑暗。”

猫妈妈露出慈爱的微笑，

温柔地轻哼着，爱抚着

黑暗的身躯。

她给予的爱意如此之多，

黑暗酣睡过去。当他醒来，

看到自己背上布满了

组成日光的

所有色泽。

他一半的身躯在闪光，

焕若彩虹。终于?

震惊依旧包围着他，

这时他听到大猫的声音：

“你想当我的儿子吗？”

黑暗怯懦地退缩，

震惊到呆住。

儿子?

但他还什么都不是，

甚至什么都不像。

“我连猫都不是，又如何能当你的儿子？”

“谁说你不是呢？”

黑暗摇了摇身子，感觉到了尾巴在虚空中蛇行。

他伸出脚，看到指甲如刀片般弹射开来。

凭空多出一个兄弟，

斑点猫毛发直竖。

“但是，妈妈，

我是这家伙的兄弟吗？”

“有疑问吗，小斑点猫？

那我就向你证明，

我是你们两个的妈妈。

你仔细瞧瞧我的眼睛，

就能看到。”

斑点猫盯着妈妈的眼底，

仿佛进入一口深井。突然，

一道闪电穿过黑夜，在他眼前显现，

令他险些晕厥。

斑点猫清醒过来，全身尽湿。他发现一切

不过是一场梦。他呼唤妈妈。妈妈走近之后，

他看着她的眼睛，发现一丝此前从未留心的奇异。

当妈妈看向黑暗时，她的眼睛也变成黑色。

仿佛里面充满了黑暗。

仿佛其中孕育的沥青，正准备冲破瞳孔。

然而，在光明面前，她的眼睛也完全变成黄色，
轻浅而又明亮，只留下一线黑色的裂隙。

于是，斑点猫窥视着
这条深色的裂隙，像是隐约看到了深渊。
在这条裂隙之后，他看到了什么？
你们能猜到吗？
他看到了一只黑猫，
蜷缩在世界的另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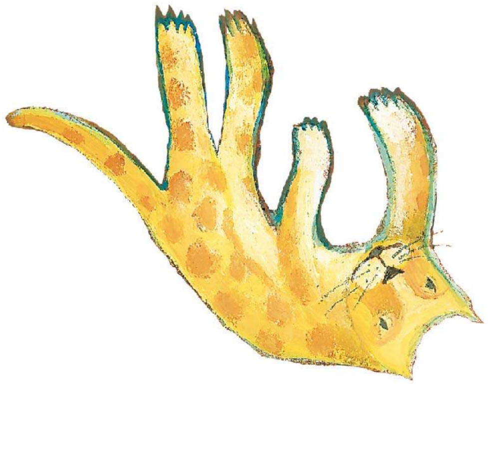
中国的男孩女孩们，你们好

我是一名作家，来自莫桑比克，在这个非洲国家里，也有许多像你们一样的孩子。他们通常很穷，大多居住在乡村。这些孩子需要天不亮就起床，走很远的路去上学。路上有时会经过危险的区域，需要穿过野兽与丛林。尽管恐惧疲惫，他们也不会放弃。他们想要学习，想要在长大之后拥有比父辈更光明的前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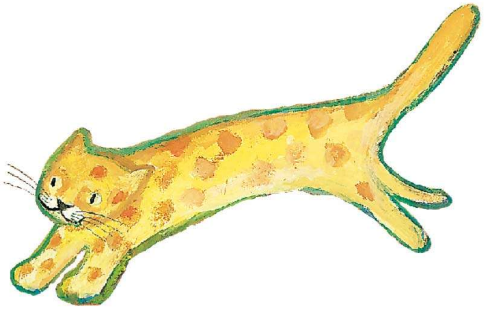
也许你们对莫桑比克并不熟识，但在我们之间，在莫桑比克人与中国人之间，很早便建立起联系。你们的国家曾帮助莫桑比克赢得自由与独立。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不得不诉诸武力。但在那段时期，男孩和女孩依然在聆听并创作故事。入夜之后，围着篝火，他们倾听老人讲述古老的传说，仿佛他们已经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同样倾听遥远国度的故事，仿佛他们自己就是旅人。

全世界的男孩女孩们都是这样做的。他们聆听故事，从而成为更宽厚、也更具同理心的人。在阅读这些故事时，我希望你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点，那就是：你们与非洲孩子比想象中更为相似。你们所有人，无论在莫桑比克还是在中国，都梦想拥有一个能够没有战争的世界，一个人与自然都能获得尊重的世界。

米亚·科托
2019年9月



写给中国孩子的话



好故事里藏满了秘密，就像一片幽深的森林。你去过森林吗？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知道该去往何方，那可能非常吓人。但如果你能看懂暗号，自然中的一切都在与你对话。矮木下覆盖着苔藓，细枝轻蹭过你的双腿，而有时高处的枝丫会指向吟唱的珍禽。森林里可能会出现隐秘的小路。微小的种子会告诉你它们成年后的样子，而巨大的动物会将你带往水源所在。森林也有情感，也会想要玩耍。

我喜欢通过绘画来理解故事。我会花很长时间，就像在森林里一样，我需要放慢脚步，细细观察。我会大声朗读，倾听词语的韵律，发掘它们的意义。有一些是新词，另一些非常古老。鉴于我是一名插画师，我就用我的工具——铅笔与毛笔——来为你们绘制图画。我最爱做的就是追踪足迹，故事要将我们带到哪儿去呢?

在这影影绰绰的世界上，色彩是重要的工具。它编织出梦幻的心境，暗青会让明金翩翩起舞。你能看到闪耀的密钥吗？这是给你用的！深红则让你感受心脏的跳动，万物都将获得生机。

翻动绘本的书页，你便开启奇妙的冒险。在故事世界里，好处是你总能从另一边平安出来。你或许会觉得开心，甚至感觉有了力量，因为现在这个故事存在你的心里，任何人都不能将它夺走。

达努塔·沃伊切霍夫斯卡
2019年9月

给曾是或仍是孩子的读者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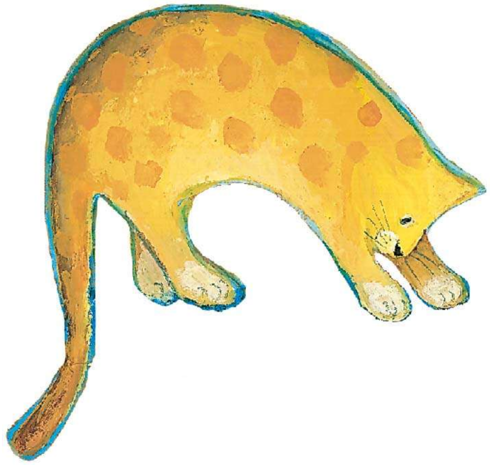
在最新故事绘本《水与鹰》出版之后，米亚·科托接受了葡萄牙《周六》杂志的采访，坦言他不懂何为“为孩子写作”，因为他面对的只是自己的童年。这也解释了《水与鹰》《猫咪与黑暗》《小小词语的吻》与一般童书的不同之处。尽管这三本书的故事情节并不难懂，却充满隐喻，在语言上更是充满柔性与张力，这令它们看起来比一般的童书复杂。另一方面，这三部作品又能完美嵌入许多文学大师的童书写作传统，因为其中的充沛情感与盎然诗意，正是每个人初识世界的切实经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三个写给孩子的故事特质。米亚·科托无意站在成年人的立场上，为“教育”儿童而写作，因此，他的作品便无需具有清晰明确的主旨。相比科托的其他作品来说，他的童书似乎刻意剥去了现代社会的理性束缚，转向了远古寓言的神秘领域。这种写作是想象的，是体悟的，更是诗性的。比起引导儿童进入成人社会，米亚·科托更关心如何从成年人的角度去回望童年，陪伴孩子们度过这个天真、怯弱但也充满新奇与探索的人生阶段。

这一点在第一个故事《猫咪与黑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个关于恐惧与勇气的故事中，最难得的不是光明战胜了黑暗，而是小猫最终学会了与黑暗共处，甚至接受黑暗就是自己的一部分。在猫妈妈轻柔的爱抚下，也在充分的理解与接纳之后，小猫才能真正成长。同样的，在《水与鹰》里，群鹰无法凭借贪食和攫取来解决自身的困境，而只能依靠付出和创造，而创造本身也意味着突破自我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孩子需要，对成年人来说也必不可少。因此，与其说这

本书是在向孩子们灌输付出的重要性，倒不如说是在向所有人展示创造本身有多么美妙。

对于身为诗人作家的米亚·科托来说，语言自然是他最擅长也最推崇的创造工具。即使在写给孩子们的故事中，他的文学野心也丝毫没有受到压制，甚至比起其他作品，还多了另外一种期待：通过书写本身，将孩子们吸引到文学世界之中。因此，在他的童书作品中，能够明显看到将诗歌技巧与文字游戏相结合的尝试。在保持行文美感与节奏的同时，米亚·科托喜欢突出语言的可变性与多义性，通过词汇的穿插和勾连，使文本变得更加丰盈有趣。在《猫咪与黑暗》的开头，作者说猫咪“颜色如何从明朗变成昏暗的”过程“一点也不明朗”，便是在利用“明朗（claro）”一词的多义性。而在《水与鹰》中，则有意营造一种韵律感，比如“没有河水奔走，没有如丝细流，没有鸟鸣啾啾”的原文就在刻画情境的同时保持了尾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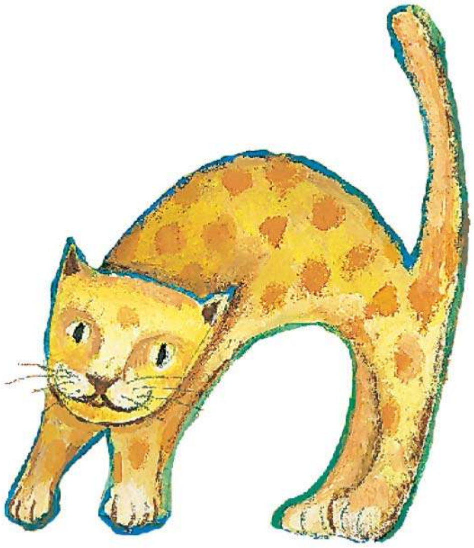
除了形式上的雕琢之外，语言本身也是这些故事的重要主题。在《水与鹰》里，“水”（água）与“鹰”（águia）两个词在拼写上的相似性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前提，可惜无法在汉语中还原。不过，群鹰对字母i的讨论却与中文的象形字异曲同工，无论是“插在字母表中的木棒”还是“头戴高帽的舞者”，都与字母i的造型十分契合，也不难为中文读者理解。更值得一提的是，葡语中i与汉语拼音的i（yi）发音一

样，因此，当看到鹰群俯冲并发出一连串“i”时，中国读者能够与葡语读者一样想象出猛禽“咿咿”的尖叫声。

对语言的化用同样体现在《小小词语的吻》中。小主人公呆呆通过文字而非图画来展示大海，而米亚·科托又将“海”（mar）这个单词用图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赋予每个字母或柔和、或灵动、或坚硬的特质。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文字游戏并不只局限于故事内部，还为孩子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文字、享受书写的方式。借助这种方法，孩童也可以利用想象力，创作属于自己的文字游戏。

因此可以说，米亚·科托的这三本童书真正实现了诗歌与图画、想象与现实的完美融合。他用语言创造了世界，又将世界交付到读者手中，让他们依靠自己的理解去阐释、探索、补全。这样一来，每位读者都能看到一幅宇宙的图景，童年的奥秘就在那里，这也是科托式童话的魅力所在。

樊星
2019年8月于圣保罗



米亚·科托
Mia Cou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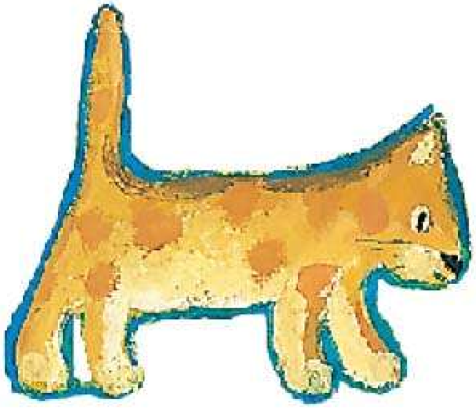
1955年生于莫桑比克一个葡萄牙移民家庭，曾当过记者和教师，现在是生物学家、诗人、小说家。他14岁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已出版作品30多部，译成23种语言，长篇小说处女作《梦游之地》入选“20世纪最伟大的12部非洲小说”，2013年，获葡语文学最高奖项卡蒙斯文学奖，与萨拉马戈获同等殊荣；2014年，击败村上春树，获得有“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2015年，凭《耶稣撒冷》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2017年，最新作品《母狮的忏悔》入选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被认为是近年来诺贝尔奖最有力竞争者之一。他的多部童书都由达努塔·沃伊切霍夫斯卡配画。

达努塔·沃伊切霍夫斯卡
Danuta Wojciechowska

1960年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三河市。她的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瑞士人，成长于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童年贴近自然、河流、湖泊、森林与高山。17岁时她搬到苏黎世，并在那里获得传媒设计学位。随后，她在英国攻读了艺术教育学研究生。怀着做教育和艺术的梦想，她来到了里斯本，并创办了设计公司，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童书设计。她于2003年获葡萄牙国家插画奖，2004年成为安徒生插画奖葡萄牙候选人。她为米亚·科托的多部作品配画。

樊星

北京大学西葡语系葡萄牙语专业助理教授，葡语文学研究者、译者，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文学博士。译有《耶稣撒冷》《奇迹之篷》《金卡斯的两次死亡》《巴西：未来之国》《魔鬼与普里姆小姐》等作品。



想和孩子一同漫步诗意的世界？
扫码回复“绘本”，即可获得资深专家、儿童阅读推广人精彩导读